



十层大山位于中、越、老3国交界处,山上屹立着中越老0号界碑。一条巡逻路从起点到中越老0号界碑,官兵途中要翻越10座层峦叠嶂的高山。这里常年云雾缭绕、潮湿阴森,茂密的树木遮天蔽日,苔藓遍布、藤蔓纵横缠绕……丛林杂草间有蚂蟥、毒虫藏身,蟒蛇等时常出没。

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,就坚守在这让人望而生畏的环境中。

## 一

月光皎洁,满天繁星闪烁,为十层大山披上一层银辉。二级上士杨跃,出神地望着远方。

“班长,又想家人了?”中士黄源觉察到班长杨跃似有心事。杨跃的孩子刚1岁多,想起孩子,杨跃脸上露出笑容,只是对妻子的愧疚也随之涌上心头。

那年,中士服役期满的杨跃,原本打算退伍回家。当时连队骨干力量相对薄弱,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经过反复考虑,杨跃向连队递交了留队申请。

坚守岗位是一个人的选择,背后却是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选择。军嫂也用默默的付出,支持着远在大山的丈夫。晚上,杨跃拨通妻子的电话,告诉她自己的决定。妻子对杨跃说:“你安心留在部队,家里一切有我……”不少官兵曾面对扎根军营与照顾家庭的两难抉择,然而,他们总是无怨无悔地选择坚守在十层大山。

春节期间,杨跃收到妻子寄来的包裹。打开包裹的瞬间,杨跃的眼睛湿润了——包裹里静静躺着一个相框、一封信。相框里是一家三口的合照,看着照片里的妻儿,杨跃脸上绽出幸福的微笑。

“我亲爱的‘杨班长’,我和儿子为你而自豪,因为你是一名边防军人。虽然你不能陪伴在我们身边,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……”妻子写的信,让杨跃深受感动,泪水不知不觉滴在写满思念的信纸上。

## 二

大学本科毕业的唐正平,是今年入伍的新兵。因为军事素质过硬,他被安排参与巡逻0号界碑的任务。得知这一任务安排后,对十层大山0号界碑向往已久的唐正平,内心非常激动。

唐正平与巡逻分队的战友,一路颠簸,乘车驶上蜿蜒的山路。在一处山坡前,他们停下车来。前方道路更加陡峭,剩下的路程要徒步行进。

“十层大山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等会儿一定跟紧队伍……”一级上士白帆对唐正平叮嘱道。“班长,你放心吧,我不会掉队的!”望着眼前层峦叠嶂的山峰,唐正平坚定地说道。

同样的地点、同样的对话,让白帆想起18年前自己第一次参加巡逻0号界碑时的场景。

那年,来到连队不久的白帆,站在山脚下,激动不已。然而,刚进山没多久,

# 扎根在十层大山

■曹继可

十层大山便给他来了个“下马威”。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穿过比人还高的野草,每迈出一步都极其艰难,他的双膝像是灌了铅般沉重……白帆的双手也被荆棘与锋利叶片划出多处血痕。他原想打报告停下来处理划伤。然而,当他看到走在前面的战友,情况并未比他好到哪里去。于是,他决定努力跟上大家的步伐,待到集体休整时再处理。

最终,白帆和战友走到了目标点位,他也更真实地认识了十层大山的艰苦。然而,面对困难与艰险,他没有退缩,而是选择扎根在十层大山。这一待就是18年。

这些年,白帆参与巡逻任务千余次,是连队官兵公认的“活地图”。自从担任班长之后,他在巡逻出发前总是细心叮嘱新兵注意事项,并走在最前面为大家探路。白帆将脚印留在了巡逻路上,也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边防。

十层大山,山路泥泞湿滑,空气闷热潮湿。第一次跟随巡逻分队前往0号界碑的唐正平,跟紧队伍,以防迷路,还要小心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……在真正见识了十层大山的艰辛后,唐正平一度对自己能否走到界碑产生了怀疑。

五层山,蚂蟥谷。这里有许多蚂蟥潜伏在树叶、草木上。“在这里,只要站着不动,不超过20秒就会被蚂蟥叮咬。”班长白帆对新兵唐正平传授着经验:“想要少被蚂蟥咬,有两个办法,一个是扎紧裤腿,另一个是往作战靴上抹一层厚厚的盐巴……”

在进入五层山时,唐正平就把自己从领口到裤腿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没能躲过蚂蟥的“袭击”。唐

正平刚走出大约50米,就感觉自己被蚂蟥叮咬了。

“不想掉块肉的话就别停下,再坚持两分钟。”同样被蚂蟥叮咬的白帆,顾不上自己身体挠心般的痒痛,拉着唐正平快速通过蚂蟥谷。他们大步穿行在树丛里,白帆记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被老兵拉着穿越蚂蟥谷。

待到穿过蚂蟥谷,唐正平依旧心有余悸。此时,他深刻体会到了十层大山的凶险。唐正平来不及多想,迅速脱下衣服,搽起裤腿用酒精为患处消毒。直到一只只吸饱血的蚂蟥渐渐化作一摊血水,唐正平才放松下来。

一路上,官兵有惊无险地通过“一线天”“生死阶梯”……终于,目标出现在眼前。看着0号界碑,唐正平觉得这一路的艰辛都是值得的。

巡逻结束归队后,唐正平在笔记本写下:“我站立在祖国需要的地方……”他说:“界碑是国家主权的象征,无论有多高、多远、多险,我们都要勇敢地走近它、拥抱它、守护它……这是戍边人的职责和荣光。”

班长白帆也发觉了新兵唐正平的变化——对待艰辛的任务已经毫无惧色。这种变化白帆也经历过。一茬茬坚守在十层大山的官兵,在巡逻路上互相帮助支持,也传递着扎根大山、奉献边防的信念。

## 三

在如今的边防连队,执勤方式、武器装备、巡逻手段、生活条件等,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。这让白帆感触颇深。

一条条巡逻路依旧漫长曲折,密林深处依旧需要官兵徒步进入。然而令人欣喜的是,一些路段上,官兵执勤有了巡逻车。大山深处不再与世隔绝,有线电视、网络信号相继落户边疆,官兵守防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连队昔日的手电筒、望远镜和对讲机“老三样”,变成了今天的可视化监控系统、夜视仪眼镜和北斗卫星电话“新三样”。

可视化监控系统,让官兵足不出户,就可以实时监控数十公里外的风吹草动……一天,白帆通过可视化监控系统观察边境情况时,发现1号界碑周边有异常现象。正在值班的白帆,紧急向连长报告情况。“1号界碑西侧约800米处,发现可疑情况。”连长紧急向驻地派出所通报情况,不到10分钟,军警民协同出动,迅速将两名越境人员控制……

连队防区架设起智能监控设备,对特定路段、区域实施24小时不间断管控。谈起连队的信息化管控边控模式,白帆说道:“过去巡逻靠官兵的双眼、靠铁脚板,如今有了信息化手段的‘千里眼’。科技与智能设备的应用,方便了巡边与管控。”

如今,连队人防、物防、技防“三结合”管控体系基本形成,白帆和战友们既可以驾驶巡逻车走进复杂的地形,也可以在值班室远程巡边,处置一些异常情况……

执勤方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但官兵肩头的责任依然重大,官兵扎根边防的精神依然没变。0号界碑巍然屹立在十层大山山巅。连队官兵戍守边疆、扎根大山的赤诚之心,永远映照着十层大山。



延安颂(中国画,选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》)

钱松喆作



## 草之歌

■马雪宁

戈壁滩上  
骆驼刺如“野火”  
一簇连着一簇  
稠密的枝条迸射出辛辣的钢花  
滴沥着通红的铁水——  
那是它的刺、它的花  
是它对风雨的回应  
阵阵狂风中  
骆驼刺匍匐前进  
迅猛,又不失警觉  
飞沙走石的弹雨里  
向前的每一步都值得一曲凯歌  
而它只是沉默

亲爱的骆驼刺  
落日将你最高处的叶子  
投射到远处  
如一棵钢枝铁干的树  
同一束光辉中  
战士的影子也高大起来  
他们在硝烟中  
前进着,呼喊者,战斗着  
他们的眼眸如万颗星辰  
照耀着戈壁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落日余晖映照着辽阔的海面,浪涛轻摇着远处洁白的军舰,傍晚的军港如画般呈现在眼前。距离海岸不远处的山脚下,几座石楼在树木的掩映中若隐若现。这里就是海军某油料技术保障大队油料兵工作生活的地方。他们在这里经历着春华秋实,书写下独特的军旅记忆。

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。飞燕归巢、树枝萌芽、积雪消融,满眼所见皆为蓬勃生长的气象。这是上等兵徐奕对石楼最初的印象。

那天是徐奕下连的第一天,正赶上单位的“尖兵故事沙龙”开讲。二级军士长王玉栋站在石楼前的讲台上,声情并茂地讲述着。“大家知道南沙四代高脚屋吧?我们的码头保障一线也有过这样的点位。第一代点位只有马扎可坐;到了第二代,有了遮阳伞;第三代点位是一顶军用帐篷;今天的第四代点位,是各种设备齐全的值班方舱……”

听着“尖兵故事沙龙”上的一个个故事,新兵徐奕了解到单位的发展沿革,也被前辈的事迹深深感动着。他暗暗给自己加油鼓劲,要向前辈学习,干好岗位工作。

年初的一天,气温骤降,寒风裹着雪霰扑面而来。徐奕接到发油任务后马上就出发了。由于能见度差,他只能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油罐车赶往码头。到达点位后,徐奕立刻手持冰冷的管线,将油罐车和舰船连在一起。寒风中,徐奕盯着油料被输送进舰船,心里才踏实下来。直到深夜,他才返回。此时的雪霰已转为雪花。当晚查夜的副队长留意到洗漱间的灯还亮着。他近

前查看,原来是刚结束任务返营的徐奕在那里,只见他脸和手被冻得通红。为避免影响战友休息,徐奕特意来到洗漱间拍打大衣上的冰雪。正是在一场场风霜雨雪的历练中,徐奕快速成长,下连不久便能够在工作中独当一面。

3年前,义务兵服役即将期满的油料保管员武晨浩,原本是打算退伍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当兵苦,当油料兵更苦。”每天守着洞库,武晨浩感到很乏味。在一次巡查过程中,班长刘刚向武晨浩讲起这座洞库里一代代老兵的故事:“在几百米长的坑道里,老兵每天来回巡视检查,那时没有先进的检查装备,有时一天要走几十公里……”听着班长讲述的一个个故事,武晨浩仿佛看到前辈扎根岗位、默默奉献的模样,他的内心被触动了。经过认真思考,他坚定地说:“我想好了,我要申请留队。”年复一年,迎狂风、顶烈日、战酷暑、斗严寒,年轻战士如山上的青松,一个接一个在石楼里扎下了根。

一个夏日,油料保障兵的战位化部署操演全面展开。“军港遭遇‘强敌’袭扰,码头油料保障设施受到波及,已无法进行保障作业,舰艇油料保障分队抓紧组织抢救抢修。”命令下达后,各组迅速进入战位。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“表盘异常,流速不稳!”班长韩晓良紧盯仪表盘向分队长报告。正当大家心急如焚时,只见应急抢修组迅速前出。他们一边记录着参数,一边查看仪表盘转数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最终他们根据仪表盘转数和前方巡查报告进行推测,找到了故障原因。检测、拆卸、紧固、调试,他们争分夺秒对装备进行维修。5分钟不到,油料装备就抢修完毕。故障得以排除,油料再次顺畅地流进战位舰中。

演练结束,大家已是汗流浃背。队长正在复盘讲评时,油料技师刘朕宇急急匆匆赶到现场:“报告队长,一艘战备值班舰船急需加油。”“通知各班,即

# 石楼春秋

■毕笑天 胡化东

刻出发,准备发油。”于是,他们马不停蹄备好油料后,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油。在担任班长的5年里,刘朕宇和战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,风雨无阻地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

去年,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,并从刘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《保障记录本》。《保障记录本》是油料兵用来记录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,每名油料兵执行完保障任务后,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和舰船的相关数据。大家写的时候,总是习惯往前翻看,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务的记录、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。日复一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,成为战友们相互竞争的“擂台”——看谁发出的油量多,保障任务执行得好。

进入秋季,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黄;望远,海天相连,一片湛蓝。此时,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,显得格外醒目。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。舰船还未靠港,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。卢利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称,不禁捏了一把汗。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着手准备需要的油料。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注,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,卢利涛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次,他从早上8点离队,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返营。那次任务,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加油需求。自此,他便获得一个昵称——“铁涛”。

在石楼,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。他们守在任务一线,随时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阴冷的洞库,噪声刺耳的泵站、闭塞狭窄的管沟、夜幕笼罩的码头……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太阳东升西落,照耀着面朝大海的石楼,石楼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无悔的默默奉献。走过半个世纪后,石楼的使命即将完成。不久后,这里会有一座新楼拔地而起,官兵也将以青春与奋斗书写新的历史。

# 夜过东达山

■廖平洋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寒风从山口吹来,冰冷如刀。天色已黑,车窗外只能看见白茫茫一片雪野。在严酷的天气中,我们与东达山遭遇了。

山路狭窄,蜿蜒盘曲,左边是看不见的深壑,右边是隐没在雪雾中的高山悬崖。汽车兵小心驾驶着车辆,车轮轧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咯吱作响。雪夹着雨滴打在车窗上,凝结成薄薄的冰层。向前方望去,一片白茫茫,看不到尽头,只有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,顶着猛烈的风雪前进。山高风急,寒气侵入驾驶室,驾驶员不由得打了个寒战……

突然,对讲机里传来驾驶员杨燧急促的声音:“教导员,我的车辆出问题了,需要马上停车。”闻讯,正前出探路的教导员立即靠边停车,冒着风雪跑向出现故障的车辆。此刻,那辆车停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——前是急弯,后是车队,左边是百米深谷,右侧是随时可能有碎石坠落的峭壁。

为确保运输任务顺利完成,营长与教导员商量后决定:营长留下带队处置抛锚车辆及收尾工作,教导员带领其余车辆继续前行,尽早翻过东达山。

营长带着几名维修骨干下了车,风雪袭来,寒风钻进衣领和袖口,让他们感到全身冰冷。经过简单的询问,他们初步掌握了抛锚车辆的情况,随即展开进一步检查。

引擎盖一掀开,白色的雾气腾起,很快又被寒风吹散。维修骨干们在风雪中默契配合,仔细检查着故障车辆。几个技术骨干钻进车底,他们的身体几乎是贴着冰冷的地面作业。汽车修理技师朱小红眉头紧锁,举起手电筒在车底打着,光束掠过发动机的油管、齿轮。他的眼睛几乎贴在线路上,仔细地观察着,不放过任何细小的连接处。

“杨燧,你出来,我来看看。”他半蹲在地上,冲着钻进车底的驾驶员杨燧喊道。车底的空间狭窄而冰冷,杨燧呼吸变得粗重而急促。他的手指被冻得僵硬发麻,连简单的动作都无法顺畅完成。

“我可以再试试……”杨燧咬了咬牙说道。

“你出来,我进去看一下。”朱小红坚定地说。

刻出发,准备发油。”于是,他们马不停蹄备好油料后,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油。在担任班长的5年里,刘朕宇和战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,风雨无阻地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

去年,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,并从刘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《保障记录本》。《保障记录本》是油料兵用来记录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,每名油料兵执行完保障任务后,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和舰船的相关数据。大家写的时候,总是习惯往前翻看,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务的记录、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。日复一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,成为战友们相互竞争的“擂台”——看谁发出的油量多,保障任务执行得好。

进入秋季,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黄;望远,海天相连,一片湛蓝。此时,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,显得格外醒目。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。舰船还未靠港,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。卢利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称,不禁捏了一把汗。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着手准备需要的油料。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注,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,卢利涛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次,他从早上8点离队,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返营。那次任务,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加油需求。自此,他便获得一个昵称——“铁涛”。

在石楼,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。他们守在任务一线,随时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阴冷的洞库,噪声刺耳的泵站、闭塞狭窄的管沟、夜幕笼罩的码头……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太阳东升西落,照耀着面朝大海的石楼,石楼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无悔的默默奉献。走过半个世纪后,石楼的使命即将完成。不久后,这里会有一座新楼拔地而起,官兵也将以青春与奋斗书写新的历史。

刻出发,准备发油。”于是,他们马不停蹄备好油料后,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油。在担任班长的5年里,刘朕宇和战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,风雨无阻地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

去年,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,并从刘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《保障记录本》。《保障记录本》是油料兵用来记录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,每名油料兵执行完保障任务后,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和舰船的相关数据。大家写的时候,总是习惯往前翻看,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务的记录、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。日复一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,成为战友们相互竞争的“擂台”——看谁发出的油量多,保障任务执行得好。

进入秋季,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黄;望远,海天相连,一片湛蓝。此时,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,显得格外醒目。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。舰船还未靠港,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。卢利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称,不禁捏了一把汗。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着手准备需要的油料。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注,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,卢利涛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次,他从早上8点离队,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返营。那次任务,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加油需求。自此,他便获得一个昵称——“铁涛”。

在石楼,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。他们守在任务一线,随时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阴冷的洞库,噪声刺耳的泵站、闭塞狭窄的管沟、夜幕笼罩的码头……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太阳东升西落,照耀着面朝大海的石楼,石楼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无悔的默默奉献。走过半个世纪后,石楼的使命即将完成。不久后,这里会有一座新楼拔地而起,官兵也将以青春与奋斗书写新的历史。

刻出发,准备发油。”于是,他们马不停蹄备好油料后,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油。在担任班长的5年里,刘朕宇和战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,风雨无阻地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

去年,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,并从刘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《保障记录本》。《保障记录本》是油料兵用来记录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,每名油料兵执行完保障任务后,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和舰船的相关数据。大家写的时候,总是习惯往前翻看,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务的记录、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。日复一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,成为战友们相互竞争的“擂台”——看谁发出的油量多,保障任务执行得好。

进入秋季,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黄;望远,海天相连,一片湛蓝。此时,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,显得格外醒目。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。舰船还未靠港,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。卢利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称,不禁捏了一把汗。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着手准备需要的油料。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注,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,卢利涛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次,他从早上8点离队,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返营。那次任务,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加油需求。自此,他便获得一个昵称——“铁涛”。

在石楼,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。他们守在任务一线,随时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阴冷的洞库,噪声刺耳的泵站、闭塞狭窄的管沟、夜幕笼罩的码头……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太阳东升西落,照耀着面朝大海的石楼,石楼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无悔的默默奉献。走过半个世纪后,石楼的使命即将完成。不久后,这里会有一座新楼拔地而起,官兵也将以青春与奋斗书写新的历史。

刻出发,准备发油。”于是,他们马不停蹄备好油料后,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油。在担任班长的5年里,刘朕宇和战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,风雨无阻地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

去年,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,并从刘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《保障记录本》。《保障记录本》是油料兵用来记录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,每名油料兵执行完保障任务后,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和舰船的相关数据。大家写的时候,总是习惯往前翻看,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务的记录、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。日复一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,成为战友们相互竞争的“擂台”——看谁发出的油量多,保障任务执行得好。

进入秋季,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黄;望远,海天相连,一片湛蓝。此时,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,显得格外醒目。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。舰船还未靠港,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。卢利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称,不禁捏了一把汗。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着手准备需要的油料。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注,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,卢利涛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次,他从早上8点离队,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返营。那次任务,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加油需求。自此,他便获得一个昵称——“铁涛”。

在石楼,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。他们守在任务一线,随时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。阴冷的洞库,噪声刺耳的泵站、闭塞狭窄的管沟、夜幕笼罩的码头……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